

江 西 省

彭澤縣志

(四)

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六三號

據

清・趙宗耀等修・歐陽燾等纂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影印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臺一版

彭澤縣志

共四冊

發行人：黃

成

助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台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70號9F

電話：七四一五四三二一九

印刷者：上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理街145號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一四三號

彭澤縣志卷之十六

哈爾濱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本

藝文二

序

陶靖節集序

蕭統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寓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哉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耶

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貪士競之若洩尾
闕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
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東海之藥草或紡江
門落毛譬彼鴛鴦豈競鳶鷂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
之牲至於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
之而不悔王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
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
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
晉天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
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
披褐而負薪鼓枻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以忘

情者也或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
寄酒爲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彰獨超衆
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
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
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
道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尙想其德恨
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爲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揚
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
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於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
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
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遊秦華遠求柱史此

示有勸於風教也

忠諫錄序

姜逢元

孤山丁先生爲夕卽嘉靖中疏止徙封裁供億抑倭請議
論侃侃其大者乃在劾分宜受杖北闕下予讀中秘上下
千古低徊昭代事每覽孤山忠諫錄私心竊嚮往之嗟乎
人臣祇一腔忠赤耳以忠而諫以諫爲忠將奚以辨我皇
上英斷揆下崇重股肱大率祇通肅皇然皇上重股肱也
是非與天下公之故一時劾執政者寧規瑣無甯雷霆肅
皇重股肱也威福專之甯器忌無甯缺賜甚者施之不測
楊忠愍是也次亦鎖樹趨鼎瀕死者數孤山是也人知嵩
子誅而分宜敗以爲言者之效不知天理人心四字當機

首發孤山之說有以先中之也孤山受禍不若忠愍之慘
而尙方之請不虛其後躡而起敷厯臬藩駸駸開府獨坐
矣乃拂衣去歸柴桑栗里之間始終之際揭若日月猗歟
休哉真能以忠而諫者矣公文孫如水來宰吾邑有聲民
德之誦不啻口誦有之芝草有根醴泉有原余於孤山先
生有感也

忠諫錄後序

姜一洪

忠諫錄者何彰澤丁子一公當世廟時矢謨底績之實錄
也錄諫舉職也錄忠舉心也公白爲給諫迴翔廊署敷厯
藩省所至著聲烺烺在人耳目而烏用忠諫錄爲錄所以
重人也勢宜柄用藉結言者之口摧折正士之氣束縛嚮

用之足損邪忠之黨而公欲以孤鳳之鳴當怒鳴之吻
故忠而不能自晦其忠之名諫而不能自掩其諫之迹人
臣事君如治人鼓橐不患氣不盛患宅衷不虛見事無疑
人謂分宜毒餒未易可撓而當時明目張膽發舒者不少
公其卓然者也直以學問融治義理洞徹故言其所明而
死生利鈍自無以易其志公奏疏約畧見序述中身雖見
謫而言實見諸施行如檢約藩邸制懾島使自繫國家大
體若其隨分設施到處尸祝出處語默調理盡見去住往
來本念不渝公豈直以氣見者耶今上久道化成紹休祖
烈言路洞開無否塞之患而當事者往往追溯前哲盛理
在蹟旣錄江右忠諫諸名臣衷列公懿蹟以志景行而又

反覆申論備採備謚亦以見公道之不限所謂千載下猶有生氣者也公嗣孫如水博學有文出爲吾姚少尹余獲庇焉因得脩聞公而僭爲序序公序其願爲公者也

曾司空平巒餘錄序

邢侗

嘉靖間兩廣諸徭賊訐亂居民侵敗王畧世宗拊髀而嘆者數四後採輔臣言起都御史王文成公得以便宜行事宜撫則撫宜勦則勦故文成因以畢見其才而入寨束首待命功施至今其籌筭秘不可聞不佞竊讀其奏疏公移諸略大都歸本於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嘗嘆服以爲知言國家患不得人如文成耳得之則彼馮山嘯海之酋朝發而夕至如徵會然而山都

諸蠻當川貴之交獨蹂躪恣睢其間明與蓋十有一征而卒未有得志者自天順成化來第事觀望羈縻有司繁費無已時譚者以爲臣主異指文武不並用之效卽計畫識見以無復之耳會天子神聖蒞服睠顧西南夷與元輔計得鴻望鉅材者使往視蜀而元輔固嘗知曾公於監司謂可屬大事於是簡公往令以便宜行如文成公例公至跋涉山川咨諸父老得賊狀益悉嘻而曰此數月可了耳柰何厯國家數百年之憂哉於是上書請亟發兵誅山都蠻而是時羣議訥訥謂公柰何爲禍首事成則國家受其利事不成則已蒙其害第令此屬可除先是在事諸臣甯斷一擘畫之爲競競哉元輔獨主其議謂論德不和俗成功

不謀衆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若何以是囂囂阻大計也於是秘授公方畧言勦之便公於是用前大將軍佐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取死士爲奇兵擣其虛發笑陳謀動中機宜蓋浹月凡四而凌霄都都丸絲諸大小壘以百數俘馘暨所滅者以萬數山都遂平置官吏繕城郭興學校供賦役隱然一冠帶國矣嗟嗟變不變服而變不易俗自古記之此其患何論兩廣諸徭而公業以英偉沉毅著名無不人人稱文成再見也今天子明武與世廟等埒第不諗當時廟堂諸臣顓聽文成得似元輔否也而摧朽振稿異地同勦孰謂落落難合哉漢臣趙充國有言人臣舉事當爲後法天子端委聽治而相臣決策帷幄顓聽閫外

爲國家圖萬世之安則其事足傳不朽而一切批詳條陳
湮滅無聞將令後世當事者安所聽覽焉於是公之門下
士顧侍御孟先輯其略將就梓焉而委序於不佞侗聞
之延陵子卓之御蒼龍翟文也前有錯飾後有利錐進則
引之退則刺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奔逸而遠避此
無他掣肘之爲患也故執轡者先後惟宜而後蒼龍翟文
得以效其足握衡者操縱如式而後鴻望鉅材得以展其
猷故夫當大事決大策者惟在擇任將相哉

曾司空平蠻餘錄後序

趙慎修

平蠻餘錄者侍御顧君錄今大司空曾公前仗鉞西蜀功
狀云侍御於予爲舊寅是錄授草於隸邑之清豐杜子而

屬余以序余惟公平蠻功特議在元輔受成獻馘仗廟謨
別有序不論論其終始本末蓋余觀往牒譚平蠻則嘖嘖
漢丞相武侯夫甯謂其料敵如神威之已耶其道主於攻
心而其兵屈以不戰故盤蛇谷之捷盡焚其堅銳不以爲
喜振其穴俘其巨魁縱使觀營陣不以爲疎不服令戰戰
而又擒又縱又擒如是者七不以爲玩擒而服服而爲之
處則又仍其酋率收豪傑以與之用不以爲黨盡給金貝
丹漆耕牛戰馬以撫新附之衆不以爲資敵要於馴擾其
心俾勿爲我梗爾矣迺其所以爲之本則開誠布公不嫌
互相違覆蓋曰違覆而得中若棄微蹄而獲珠玉然是故
羣策畢議甚至於十反不以爲異噫嘻茲其所以爲武侯

賁余伏讀公平蠻錄取其終始本末締觀之豈其踵武侯之遺踪乎將豪傑所見同與工師氏造車室中不相爲謀然至於輶輹輪軸縱橫廣狹相越不能以寸此無他見相似也有善甄埴者惟所型范而莫不相肖公少負公輔之望其爲辭命出入墳典而尤曉暢孫吳諸所設變制萬全卽不謀武侯吾知其必有合也及考公征西所爲激首曰都蠻荼毒征非得已所賴諸司共爲匡濟以期底定上兵伐謀可不戰而克則其所型范可知矣是故先擣凌霄之險阻以殺其勢則盤蛇谷之捷也羈縻奢效忠使不爲彼應援則縱觀營陣之摹也決成筭虜在目及降第令質妻子移寨已爾則七縱七擒之畧也冠帶其降酋羅萬良

令部所屬同心嚮化愛養屬夷子姪教之社與演習聖諭
爲異時禮樂張本則仍舊率收豪傑之智也招撫流移予
穀種牛隻俾安生業則撫新附之規也其尤表表者下諸
屬商確機宜要諸其當毋務彼我輒捷輒委勞將更有以
病告輒賜札溫留不沒其勞苦則開誠布公之軌也故自
公經略以來至今恬鋒臥鼓文告不煩西鄙晏然則是役
也蓋庶幾哉與武侯爭烈矣或曰鍊柱餘威今猶凜凜夫
臥龍惡容易談余竊謂之不知言者彼其抱膝長吟所自
許不過管樂及觀其作用興復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乎天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者謂伊呂伯仲之聞
其於管樂不啻溱然弟之戲夫其伯仲伊呂也溱溱然

管樂也譚之武侯之側則瞿然驚矣世苟以信耳目者信心安見是役之不俗仲武侯也歟哉矧今聖明嘉與元輔登閣三五公得效心膺翊贊其間又安見夫鴻功駿烈之不溟淖然第之也而直伯仲乎哉或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明德尊道然後能內修七教外行三至而與興明王之理是曾子所爲傳心印者也公豈其苗裔耶所淵源遠矣余因表而出之以見公功烈之不偶云

家訓類編自序

王演疇

余筮仕爲令奉上檄舉行鄉約私心竊謂成俗化民可倚而俟耳旣振鐸宣諭讀法并紀善惡行賞罰悉如功令所申飭靡不犁然具備迺民間率以空文相應其附會如觀

揚其賞其罰如覲登場者之故爲悲歡而漠然無所動於
申則塵飯塗羹之類也因請於當路并謀諸鄉之賢者令
各大家分行宗約蓋父兄約其子弟尊長約其卑幼分相
制情相通不似執塗之人衆爲政耳惟不言善惡賞罰改
試爲課明政不如教也止以所講之書及與講之人開報
於鄉約庶拱手受成事因哀集古今家訓付之約所如伯
禽就國先明喬梓之義伯魚過庭並聞詩禮之傳以及顏
之推陸象山司馬溫公凡有關於教家者悉博探而精取
之然管蠡之見不敢信爲定本後備員南曹求正座師焦
先生得領崇論并得縱觀所藏古今家訓書恍然登東岱
而得所宗行山陰道中而應接不暇復取舊帙更加編摩